

#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原生地之旅

John Salventi, Ph.D. 著 李美娟譯

Parkside Orchid Nursery, Inc., 美國

2003年11月我在厄瓜多爾，聽聞到在祕魯首都利馬舉行的第5屆國際蘭花博覽會場上，新發現且首次被公開展覽、鑑賞的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。在此次旅行之前，我就曾經閱讀過為了探索原生於祕魯的開花植物而遠征當地的 Harold Koopowitz 探險隊，因此，我的好奇心遠超過對被喻為有史以來最值得一看的蘭花 --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的期待，於是我便詢問我的老闆 Jose Portilla 是否能組團去觀看正在開花的祕魯原生植物，Jose Portilla 很有自信地覺得將可以在未來的6-8個月內成行。近4年來我經常往來厄瓜多爾，也因為當地的民俗風情及風景，讓我愛上這個國家，因此除了期盼能看到 *Phragmipedium*，也非常希望能造訪鄰近的祕魯。

2004年11月9日，我與兩位身為曼哈頓蘭花協會會員的旅伴 Jason Becton 和 James Schirrmeister 前往利馬，與我們的導遊 Pepe (Jose) Portilla 會合，在接下來的12天，他帶領我們去祕魯並返回厄瓜多爾。在祕魯時，我們4人先前往 Machu Picchu 遊覽，之後第5個旅伴 Samuel Crothers 加入我們後續的行程。

由利馬搭飛機前往 Tarapot 開啟了我們的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原生地之旅，從乾燥的利馬轉而至熱帶的 Tarapoto 只要1小時的航程。隔天早晨，要出發至 Moyobamba 前，我們在 Tarapoto 的大學稍作停留，去了解他們對祕魯本土植物保育工作的努力與成果，在那裡我們看到包括祕魯原生蘭花等許多植物的播種瓶苗。

我們穿越叢林探尋正值開花的 *Dracula* species 之後，終於在11月10日星期三到達目的地，由於祕魯東北地區的豪雨，讓我們身體在此迷你探險行程後完全溼透，我們很快就體認到諺語 'no flores' 的可怕，並且希望在接下來的幾天部會視這種情況。我們在附近路邊的農場稍作停留，看他們採集的蘭花，這在當地並不允許，在確定我們不是警察後，農場主人便試著向我們兜售5個芽就要就價\$100的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。

星期4早上醒來天氣非常好，溫暖且陽光普照，希望這是能成功完成爬山登頂艱辛旅程及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花朵盛開的好預兆。不管酷熱的天氣，我們

依照平常的作息，早上 7 點起床以冷水淋洗後，吃完炸 yucca、香蕉，奶油煮蛋等一般伙食的早餐，人員行李堆疊上卡車並在當地加滿油，另外也儲備了 5 加崙汽油的油桶。我們出發前往原生地叢林的入口點，在路上我們到司機家成立中餐廳的去拿預約的午餐：煮蛋、炸香蕉和 yucca。

我們將卡車停在路邊，穿著普通膠靴開始健行，穿越第一個農莊的牧場進入叢林。整個旅程共有三位領隊，第一位帶領我們進行第一段路程，很幸運地，在我們必須以跑步才能趕上他時，中途小歇了一下。這段路程屬於中等難度，雖然有些險峻的上下坡，但並不具挑戰性，這段路程的盡頭，落在深居於叢林的第二個農莊的牧牛場，農場一隻削瘦的狗和一隻大火雞吵鬧地向我們致意，在其他地方我曾經看過以鴨子為守門動物，但‘守門火雞’倒是第 1 次見識到。第 1 段路程花了 1 小時 10 分鐘，而整段路程最遭的部分在終點非常深的雜亂堆，泥濘到可以將膠靴吸住而脫落，我從未經歷了解到步行過深及腿部的泥濘，如何讓人感到精力耗盡而虛脫。

第二個農莊的主人是我們第二段旅程的領隊，當他出來與我們碰面時，就開始以西班牙文和 Pepe 討論一番，從我們僅懂的少數字彙中我們失望地知道，他不能帶領我們到目的地，所以我們必須穿走完整個祕魯橫跨道路的 3/4，然而仍無法很靠近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的原生地。這段討論非常激烈，最後 Pepe 笑著與農場主人握手後，Pepe 轉向我們高喊‘Vamoose!’。

這段談話內容是這樣的：祕魯政府當局，以農場主人販售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給收集者為由起訴他了，而且揚言將逮捕他，也被警告將監視他及他的農場。最後 Pepe 真切地告訴他，我們不是採集者，只是要拍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的照片，而拍照並不違法。

我們沿著山岳的河川前往目的地展開了旅程的第二段，在路程中我們看到許多 *Pleurothallis*，*Stellis*，*Masdevallia*，*Ada* 和 *Maxillaria* 的物種，也渡過許多泥濘地，這段路程花了約 2 個小時。

最後一段路程較為筆直，爬過泥濘和衰腐的植物後，攀附樹根和岩石一步一步地往前進。在費時 3 個小時，難度中等的步行末段，卻進入了我有生以來所走過最艱辛的一段路程，通常在高海拔時呼吸會困難，而此時生理機能便極度運作來因應，於是我的肺和腿疲憊不堪，胸部的心跳聲也清楚可聽，我當時想如果我有冠狀動脈的問題發生，那必定是現在，每次我向上看還有多遠，領隊卻總是領先我們，且嘻笑地向下望著我們。我們朝向矗立於叢林的險峻峭壁邁進，峭壁缺乏地被植物，卻只有一小撮一小撮的植物。

當我們到達目的地，就看見許多大棵的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，直徑約 1-2

英呎，有種子果莢的老花穗；也有具有鵝絨般紅褐色的花序，還有許多新生的小苗。這時農場主人在我們的右方消失，且傳來他發現了正在開花的植株，那朵花快要萎凋，且因蟲害有明顯的損傷，但花朵直徑高達 7-8 英吋，所以仍令人印象深刻。

Koopowitz 報導他們在海拔 1897 公尺（6222 英呎）處發現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植株，並向上分佈至 1982 公尺（6500 英呎）；而我們的分佈海拔則介於 1300 公尺（4300 英呎）到 1890 公尺（6200 英呎）之間，據 Koopowitz 的報導我們發現的原生所在地屬西南方，正午到下午 2 點的相對溼度為 60-70%，Koopowitz 調查土壤等有機質酸鹼值為 6.8-7.1，而我們的所在地為 8.3。

我們停下來休息，並且陶醉在即使我們只發現一株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，但至少它時原生的且正在開花，想到它可能是唯一的一株，所以我們寥勝於無地拍許多照相。我們都專注於這株蘭花時，領隊又再度消失在位於我們上方的峭壁，這時他以西班牙語呼叫，於是 Pepe 往他的方向開始調查，當他們高喊又發現其他開花株時，我們便加入他們。雖然去攀登上方的峭壁都超出我們的體能極限，但我們仍鼓起勇氣往他們的方向爬。令人欣喜若狂的，有六朵我從未見過如此壯麗的花，從峭壁植被向外探出，植株分布兩處，但都處於垂直裸露的石灰岩上，一處較空曠，陰濕的一處被蕨類和樹木所覆蓋，空曠處植株生長的岩礫上著生一層苔類植物，而另一處則被厚厚一層腐植覆蓋。當下我就將其與生長在厄瓜多爾的 *Phragmipedium besseae* 作比較，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這一種的植物通常生長在垂直的峭壁上，但根部會有水滴滴下且光度較弱；我曾經看過 *Phragmipedium besseae* 也像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生長在高度遮陰的地方，但於當地並沒有開花、菌類感染或死亡的紀錄。

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成熟自然開張的花朵如大型的嘉德利亞蘭般巨大，未成熟的花朵較小且呈現圓形，花色介於高貴的深紫到黑玫瑰色，深紅紫的袋瓣有典型的鑲邊，大小與整朵花相稱，裡面乳白的袋瓣有與外面相同顏色的規則斑點。榮獲首獎的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(CHM/AOS) 的性狀特徵是：粉玫瑰色的萼瓣有遍佈至頂端的深玫瑰色脈狀線條，背面紅褐且有細小的硫磺色絨毛；花瓣上緣波浪，下緣基部中點處呈典型地向外反折 180 度（花朵開放時幾近圓形、平整，初綻放時為深櫻紅色，幾天內隨著花朵成熟而呈現更細緻的顏色及光澤，並可維持 10-12 天），花瓣顏色為鮮豔的玫瑰粉，基部顏色較深，花瓣末端透出超過 2 公分長的淺白色主脈，花瓣背面鮮亮的玫瑰色且中間一條寬闊的白色條紋；袋瓣顏色深紅紫，邊緣顏色較深，有延伸至前面的寬闊、垂直的脈狀條紋，明亮的頂端向後轉變為白色的，內部邊緣向前漸層轉變為白色的；乳白色泛玫瑰紅的假雄蕊，

下方重疊著黃基紅邊；袋瓣有玫瑰紫斑點的垂直線條；質地厚實可以支撐碩大的花瓣和袋瓣；肌理具明亮如綢緞般的色澤。我們的觀察可支持驗證前人指出要經歷 6-7 天才會成熟開放，且花朵壽命短。

與 *Phragmipedium besseae* 植株構形相比，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葉片革質，堅硬而強韌，不同於 *Phragmipedium besseae* 葉片柔軟，令我覺得差異最大的是幼苗葉片基部，花序鞘及苞片呈紅紫色澤，有一個敘述是這樣形容它的花序—強健，在 45 公分（17.5 吋）長的花序上，有多達 3 個花苞，花苞呈橄欖狀，紅褐色外覆橘褐色的長毛。我們幾個精疲力竭的野探者，與原生的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以各種排列組合拍照，所以我確信我們有超過 200 個場景的照片。現在我終於了解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引起興奮、混亂騷動的原因，在分類上，Atwood 等人將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 與 *Phragmipedium besseae*、*Phragmipedium schlimii* 同列於 *Micropetalum* 這一節，Loaysa 等人以分子分類技術試驗結果支持上述的分類；Braem 以花朵大小將 *Phra. kovachii* 歸類在新的 *Schluckebieria* 節中，但 Loaysa 的研究並不支持這樣的論點。

在我們 6 人攀登過峭壁，穿越過泥濘地與岩石、腐植後，回程路的下坡卻顯得更危險。回程路印證了，全身肌肉已經痙攣，停下來休息的頻度也增加，穿過河流時，不是在石頭間跳躍，而是以疲憊不堪的步伐在水中行走，越到後面的路程，我們 6 人的差距越遠，而以農場領隊以慢跑領先其他人，穿離出叢林。

當團隊在卡車前陸續集合後，開始回到旅社，由於痛苦難耐的肌肉酸痛感，讓我們大家都認為，這是畢生一次獨特且值得的經歷。

## 參考文獻

- Fighetti, Carlos, Sue Eloë and Paul G. Bectel (2004) 'Judging *Phragmipedium kovachii*: An Amazing Flower from Peru Debuts in its Homeland', *Orchids* Vol. 73, No. 1: pp. 40-43.
- Koopowitz, Harold, (2003) 'Phragmipedium kovachii in the Wild', *Orchid Digest* Vol. 67, No. 4: pp. 248-254.
- Loayza, Miluzka Damian, Norris H. Williams and W. Mark Whitten, (2005) 'Phragmipedium kovachii: Molecular Systematics of a New World Orchid', *Orchids* Vol. 74, No. 2: pp. 132-137.

中譯：種苗改良繁殖場 李美娟